



□钟芳

离开部队十年,然而军人、战士和通信女兵这样的称呼在我生命中仍然如同亲人般地温馨可爱。从这些特别闪光的字符中,我分明感觉到一种精神在闪耀,一种信念在生辉。因为自己曾经在那洋溢着阳刚之气的军营体会过无数的磨难与艰辛,曾经把花季年华奉献给了祖国,奉献给了人民军队。

三年的军旅人生,三年的摸爬滚打,三年的雨雪风霜,我和年轻的女兵们用娇小玲珑的身躯勇敢地撑起了一方祥和的蓝天;用无数的锦旗、称号和军功章书写了属于花季女兵的荣光,奏响了一曲又一曲动听壮美的军旅之歌,这其中该有多少爱和温暖啊。这么多年已过去,可许多人和事都让我记着、想着、念着,心里像有一团火。

当我穿着统一崭新的橄榄绿军装,一脸稚气地来到神往已久的军营时,所有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新奇和陌生。我们随着人群下了火车,到了新兵连。营区大门口“欢迎新战友”的条幅标语、整齐营房、洁净的走

□刘金岳

我本就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,多靠文字抒发自己的所思所感。这一份表达的怅然若失,着实让我有些难能适从。所以我努力回想过去那些光影,回想先前字里行间有过的情感与思绪,在空寂的沉默里独自寻找我丢掉的……一如在千顷湖面上寻一叶舟子的倒影……

说起来,让我颇感幸运的,是有一位作家父亲。尽管到现在他的一些作品我依旧读不太懂,但无疑,父亲的文字有它独到的魅力。之所以这样说,是无意间看到父亲的文章和季羡林、贾平凹等文学大家的一道被收入一本集子,且常听别人谈论父亲优秀的文字造诣。

我确定父亲有颗属于他自己的文心,一颗被他人认可的。这是我常羡慕而感到难以企及的一种影子,一种父辈的指引。也正因此,我才坚持练习着自己的文字掌控能力,练习着让自己的文心能被他人认可。或许没有聪颖的天资,或许没有足够的能

□苗连贵

戏,自是百姓的精神食粮,枯燥的生活,经戏院紫嫣红地点染,便生色不少。我从小爱看戏。

那年,一支戏曲队不知因何解散了,演员进厂当了工人。周末厂里演戏,自然是他们粉墨登场。礼堂里,大人们坐在长椅上,我们孩子趴在舞台边看。因为离得近,演员用水袖,会扫过我们的脸,扬起古代的风;走碎步时,她们穿绣花鞋,脚尖翘翘的,踩出韵律,非常好看。戏要演到半夜,小伙伴们熬不住瞌睡,一个个都走了,最后只剩下一个我,兀自趴在舞台边。

除戏外,我也喜欢看戏。我看过一本小书《戏迷四太太》,说这位四太太一生都爱戏,逢庙会必看。年积大了,儿子带着条凳陪她看,人少,就坐在前面看,她满脸欣喜地对儿子说:“远听哪及近看。”倘若人多,她只能挤在远处,站上凳,扶着儿子的肩背,自我宽解:“没啥,近看不如远听。”为看戏,她怎么着都行,既能将就。这位四太太让我感动。其实,我身上有她的影子。

### ■心扉一瓣

## 我的看戏癖好

成人后看戏,最使我难忘的是陈伯华的一次“演出”。

陈伯华,汉剧艺术大师,中南四大名旦(豫剧常香玉,粤剧红线女,桂剧尹羲)之一。

大约是1972年,好像是个百花凋零的深秋。这天下午,不知是哪个神通,把陈伯华接来了,接到我们这个地处偏远的工厂,同来的还有汉剧院宣传队。

礼堂是简陋的,舞台也是简陋的,没有布景灯光,一切从简,一切都符合“革命化”。台下人头攒动,黑压压,闹哄哄。骤然安静了,台上走出一位中年妇女,脸白白净净的,略有几分沧桑,她两手随便地插在黑呢外套兜里,边走边微笑着台下。这就是陈伯华?家庭主妇的装束,普通女人的形象,文革的风刀霜剑已将当年“红牡丹”的绰约风姿剥蚀殆尽!

我曾见过早些年的陈伯华。那时,她风华正茂,尤其是那双眸子,灵动有神,一人戏,眼珠从左至右或从右至左溜溜溜转。刘鄂在《老残游记》中写:“如秋水,如寒星,如宝珠,如白水晶里养着两丸黑水银。”恰似写她。

### ■人生纪实

## 军队是一朵绿花

廊、优美的环境,还有那令人惊叹的“豆腐块”,一一醒目地映入了我的眼帘。一到班里,班长又是帮着安排床铺,又是帮着端着端热水泡脚,又是送鸡蛋热面,还问这问那,让我感觉到了像家一样的温暖,一路上的辛苦全没了。

紧张的新兵集训开始了。站军姿定型,傲然挺立,纹丝不动,宛如一座座活人雕像,个别小时下来,两腿发麻头发晕。“稍息、立正、向右看齐、向前看!”值班排长的口令响彻整个操场,队列里的人谁也不敢动。“齐步走”,大家在排长的号令下,用力地甩着手臂齐步走,大声喊着“一二一,一二一”。不管是数九寒冬还是炎炎酷暑,我和年轻的战友们都以标准的姿态,坐如钟,站如松,行如风,不怕苦,不怕累,面对每日的训练任务。在军营里,无论是军官还是普通一兵,都是用这种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的,在他们的影响下,我们的队列水平也得到了很大提高,骨子里也慢慢有了军人的气质,完成了从学生到合格共和国军人的蜕变。

勤奋,是记忆成功的敲门砖。女兵话务员集训时,当天规定的号码背不完,就不能睡觉。最后不能通过考核的,就会被淘汰。千余个电话号码,数百条勤务用语和各种番号、代号,对于担负着通信保障任务的话务

### ■非常经历

## 再续初心

力。可我的文字,终究表达着我的感情思绪,代我诉说。

或许,算得上一路艰辛。这期间波折沉浮,见过太多文思敏捷,写得一手好文章的能人,认识到了自己笔下无尽的缺陷,和文不达意的黯淡失落。

好在苦苦坚持,走过一段自我认可的小路。最后一次发表作品,即是《九思》上那篇《粉的欺骗》,也是最成功的一篇杂文作品。尽管《九思》是我高中时的校刊,算不得有多少名气,但做那篇文章的时候,有一种行云流水的感觉。而这感觉,现在已然寻不到了。

不知道在文字创造路上跋涉的朋友们是否有过这样的感觉,文笔落成已成风格的时候,突然间,仿佛什么都不会写了。诗词

陈伯华在台上,没有向观众招手,也无须开口;台下观众只是静静地看着她,也无须鼓掌、喝彩——彼此心照,尽量避免不必要的麻烦,她大约还未“解放”。她从后台走到前台,又从台前走到台侧,缓缓下了台阶,算是一个“亮相”。这,也就够了,观众是爱她的,但只能默默地用目光表示;她也是爱观众的,也只能在台上作无声地表演。

宣传队演出结束,我们一群小青年不肯散去。演员在食堂吃饭,我们近前围观。桌上大约有几样小菜和一盘粉条肉丝,陈伯华大口吃着,看来吃得很香。吃完饭,她抬眼见这么多人围着,便请求宣传队头头批准为大师傅清唱一曲。在人们的热烈掌声中,她那特有的顾盼自若的眼睛顿时满含光彩。她大约久未练嗓,我听着不如过去收音机放出来的清亮、悦耳,但更真切、动人,闻之有久违之感。我见一位大师傅眯着眼,凝神细听,眼里隐隐有泪光闪烁。

宣传队要走了,我们远远地尾随,权当相送,实际是为了多看一眼陈伯华。陈伯华从车尾往卡车上攀,很吃力,攀到一半,手扒着板壁,再无力上去,上下不得,有人看见,过来一掌将她推上车厢。卡车载着演员和道具,绝尘而去。我心里有些怅惘。真的,我有点“一见钟情”,我对见过并打动我的演员有一种莫名的“眷恋”。

成家后,我住在一个小巷。小巷没什么文脉,却有块巴掌大的空地,老戏开禁后,常用一些草台戏班子搭台趁钱,一来二去空地作了戏场。虽是地方小戏,也一样的有丝竹锣鼓,也扮相勾脸,穿红着绿很好看。

其实小巷人叫他正在戏园子看戏,他不一定坐得住,家门口演出就不同了,随意自在,他可以拖鞋蔽膝,可以摇扇嚼茶瓜子,边看边聊天,看得过瘾,往台上丢几个赏钱,赋了一文不出,抬脚走人。而上了岁数人却都是忠实的拥趸,从头看到尾,我即其中之一。

小巷人看戏成瘾,倘若一段日子没戏班来,便会感到空落,少了锣鼓点子聒耳,巷子里静得叫人心烦。

戏,以其特有的韵味蕴藉人心。如今可供选择的娱乐不少,但百姓仍要看戏,就因为它是戏。



兵来说,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为了记住这些枯燥无味的数字组合,我和俏皮可爱的姑娘们都使用了各自不同的方法,如:联想记忆法,快乐记忆法,联想记忆法,把0联想成鸭蛋,把1当成棒球帽,2就是鸭子,3是耳朵……每个数字都代表一个具体的事物,这样,每个电话号码都是由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事物来组成,就会记得特别牢。同室战友就是凭借编这种方法在半个小时之内记住了50组电话号码的。我也暗下决心:自己不能输给这帮有着极强上进心的个丫头们。那时为了多记住,我还把要记的内容制成记忆卡、口袋书,不管走到哪儿,有空就拿出来记,一刻也不停。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次我们宿舍5个人全部顺利通过了考核,考核结束时,大家抱成一团哭声一片,但眼睛都闪烁着自信的光芒,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。看着这群可爱又可敬的女兵,部队领导交口称赞:“好样的,咱们的话务女兵!”

“铁打的营盘,流水的兵”。现在我和大部分战友都脱下了军装,但聆听军号,操枪投弹,军营里那些激情燃烧的生活依然在熏陶我、感染我,让我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。军营是我成长的摇篮。我自豪,曾经是一名女通信兵;我自豪,军旅生涯磨砺了我的筋骨,锻造了我的品格;我自豪,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,一辈子也不感到后悔。

歌赋也好,散文随笔也罢。起笔那一刻,没有丝毫头绪,笔锋扭转间离了纸面。

我一向觉得文字的价值,在于表达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,辞藻华丽也罢,平淡朴实也罢,只要它确实表达着自己的感受。无关他人的看法与评价,在自己眼里就是美好的。文字间染了功利的瘴气,就像一美景蒙了厚重的雾霾,好像很美,但终究是好像。

真是后悔,在自由的过去没有锻炼出文心的坚韧,在忙碌的工作中丢掉了坚持,让它在与我同行的路上不见了踪影。所以我写这篇文章,只期能寻回一些文思泉涌的自信罢了。



□王祖远

早春时节,家人发来微信告诉我,说老邻居周大娘过世了,享寿一百零一岁。我心中立时一阵感伤,情不自禁站起身,向着遥远的家乡鞠了一躬。

认识周大娘是在顽童时期。一天,我和经常在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反了目,各自拿起手中家伙展开了激战。他把坐着的小板凳投向我,我用尽力气抛出了手中的小灰铲。结果,他的板凳飘浮落地,我的小灰铲却像标枪一样飞向他的额头,立时起了一个大青包。这时,一位年过半百的妇女气愤走来,领着受伤的孩子去找我母亲。这位妇女便是周大娘,被我打伤的小孩是她的小儿子。

常言说不打不相识,“瓮铃飞舞”战争之后,我和周大娘的儿子很快消除了嫌隙,上学以后还成为一对好友。清晨我俩一起结伴上学,午后聚在一个学习小组温习功课,我还常到他家串门子、开心玩耍。

但我到周大娘家时总有一些拘谨,因为周大娘家既宽敞又干净,是当时辖区生活条件较为富裕的人家。然而,周大娘对我却很好,对我嘘寒问暖,拿出水果糖块给我,而我总是摇头或摆手。特别是周大娘家将饺子、包子硬塞给我时,我常常趁着周大娘不注意放下就跑。说来也怪,我愈是这样,周大娘待我愈好,常在她儿子及邻居面前夸我懂事。

告别顽童步入中学校门,我体验到自己家里狭小拥挤的窘况,七口之家挤在二

### ■岁月悠悠

## 小巷纳凉书做伴

□徐学平

夏日的黄昏,搬来一张老旧式的躺椅,摇上一把蓝布边的蒲扇,让自己静静地埋进小巷的幽深处,然后捧起一本厚厚的书本来读,那是我学生时代暑假生活中无法摆脱的一份嗜好。夕阳缓缓西下了,任微风串巷而过,任书香扑面袭来……真可谓读书、纳凉两不误。

在故乡,一排排青砖红瓦的农家小院仿佛支撑起整个村庄的筋骨,而一条条石砌的悠长小巷则是村庄永不间断的脉络了。小巷是院落间狭长的通

□吴晓霞

一直以来,读书在我的生活中不可或缺,甚至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。与考试无关、与学位无关、与职称无关,无牵无挂、自由自在地读喜欢的书,真的好幸福。当然,读书免不了买书,我常常于实体店书店和网上书店买书,在茫茫书海中淘得心仪的宝贝,往往是件乐事。

当今,网络书店和电子书,正悄然改变着人们的购书习惯。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习惯了在网上购书或者下载免费的电子书,这让实体店书店的整体处境变得愈发艰难,这也让爱书的人不无担忧:实体店书店是否会被现代化的洪流淹没?所以我每次去逛书店,总感觉是在同一位即将远行的朋友道别,有一种见一面少一面的感觉,倘若有一天,没有地方买书,那该有多么遗憾啊!

我很享受在书店闲逛的感觉,这就好比逛商场一样,享受的是看和买的过程,没有明确的目的性,就是闲逛,有了中意的,当然也会带回家。这种感觉在网上购书是体会不到的。

每当我看着书店里的书整整齐齐地立在一排一排的书架上,就像整装待发的士兵一样,等待着我的检阅。想想看吧!古今中外的名人大家们,静悄悄地在那里守候,只等待着机缘巧合,与我相识。而我的目光轻轻扫过,手指轻轻滑过,随意地抽出一本,读上几页。有时,会有喜欢的书走进我的内心,让我欲罢不能。就偏偏是那一本,只为与我相遇,仿佛前世定好的缘分。我满心欢喜地付了钱,将其据为己有。要是没有喜欢的书,就会感到莫名的惆怅,仿佛去赴一个期待已久的重要约会,由于对方的突然爽约而充满无奈与失望。

有一次,我从书店发现了一本叶嘉莹的《北宋名家词选讲》。细细读来,发现这本书非常有特色,先生在讲每一位词家作品的时候,都要把不同词家的人生经历、性格、人生态度、作品风格和形式进行比较;甚至同一作家在不同时期的作品风格、人生态度也进行了比较,这就让读者学会不孤立地看词人作品,而是要把他的作品和他的人生经历、性格、人生态度相结合,从而更好地理解作品。先生以自己独特的讲解引导读者细细体味词的意境和感受。她的讲解是那样地详细,那样地引人入胜,使得我对一些词的理解更精准准确,也慢慢学会了如何去欣赏、去体会词之美。

当然,有时候书店还可以淘到以前遗失的书,那感觉就像不经意间碰到了久违的老朋友。记得,上大学的时候,我有一本沈从文的《边城》,当时喜欢的不得了。妹妹有一次向我借,我就借给她了,后来便没了踪影。我当时很生气,一个劲儿地数落妹妹,却被人家呛得无语:“不就

### ■生活感悟

## 向着故乡鞠一躬

十多平方米的房里,让我每晚不得不睡在小火炕连接木板的床铺上。这时,周大娘温暖的话语送入母亲的耳里:“我家里三个大的都成家立业了,只剩我和小儿子一起生活,让阿远到我家睡觉吧!”就这样,我带着周大娘的盛情和母亲的感激,卷着铺盖到周大娘家就寝。

走进周大娘家,我更感受到周大娘的火热心肠。是时正是寒冬,为了给我取暖,周大娘烧炕时把我的被褥铺好,我晚上钻入被里感受到暖炉一般。

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,从此,我每天主动早早起床,不声不响地倒掉周家尿罐;日常常看周大娘家购物、劈柴、打煤坯等力气活,我便和周公子一起奋力做完。

冬去春来,花开花落。在周大娘家栖身居住两年后,我和周大娘的儿子一同汇入了末尾知青下乡行列。启程之前,母亲把多年的感激化作小小行动:特意为周大娘的儿子买了一条绒毯。不料,在赠予周大娘儿子时,周大娘也把早已准备好的绒毯赠送给我,并对母亲说:“大华身体不算壮实,千万别让他冻着。”

我和周大娘的儿子分别走向了广阔

道,有庭院为她庇护着风雨,有梧桐为她遮挡着阳光,习习凉风穿堂而过,从巷头直至巷尾,湿湿的,总会让人倍感舒适。在那没有通电的日子里,小巷算得上是乡村纳凉的绝佳去处了。过了闷热的午后,临巷居住的村民们便抢着将小巷打扫干净,然后再用水桶担来清凉的井水将地面洒个透,小巷一如浴后的少女越发靓丽了起来。

桌椅搬出来了,草席铺出来了,小巷也随之热闹了起来。此时此刻,找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,让自己的身体在躺椅中自由栖息,尔后再随意捧上一本好书来读,那绝对是一种极致的享受。沙沙作响的树叶间夹杂着几声聒噪的蝉鸣,袅袅升起的炊烟给村庄笼上了水墨的色彩,不知谁家小院里的花儿开得正艳,空气里一直弥漫着怡人的花香……而我,早已随着书本畅游到了另一个的世界,品读着人间百味,体味着世态炎凉,感悟着岁月沧桑。偶或有

是一书嘛!”

不久前,我又从书店偶遇沈从文的《边城》,于是毫不犹豫地买回家,感觉自己重新淘得了一件“老”宝贝,真是开心极了。再一次重读,又回到了作家笔下的湘西小城,自然风光是那样秀丽,民风是那样淳朴,那里独特的风土人情令人向往……那个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故事是那么美,那么纯粹。

我还喜欢带女儿一起逛书店,享受读书、买书的乐趣。灯火通明的书店里,人们静悄悄地选书、读书,在书香氤氲的氛围里,给人一种想要翻翻书的冲动,这大概就是书店的魅力吧!

有时我也会在网上淘书。当然,会有很强的目的性,事先列好要买的书单,然后网上浏览、购买。其实,同样的书,在网上买会便宜一些,而且买得越多越划算。此外,网上买书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买到一些在实体店找不到的好书。去年,朋友要买刀尔登的《七日谈》,找遍了市内的书店,都没有买到,最后,是我从网上帮他买的。我最近一次购书是去年10月,有李娟的《羊道》系列以及《我的阿勒泰》《阿勒泰

### ■生活纪事

## 淘书

的角落》,适合女儿看的《女生贾梅》《大熊猫传奇》《哈利·波特与阿兹班囚徒》等。在网上书店买书,只要输入自己想要购书的名字,立即会显示该图书的详细信息,而且可以查看商品评价,网友的口碑往往成为我是否下单购买的依据。强大的网络系统,还会根据你的浏览,为你推荐相关图书,在购买《羊道》的时候,网站同时推荐了《我的阿勒泰》和《阿勒泰的角落》,仔细看了网友评价后,我连同这两本书也一同购买了。接下来就要等待了。

等待的日子总是充满期望,刚开始会根据书单在网上查,书送到了什么地方,掐着手指数算哪天能够到达。当等得久了,就慢慢地倦了,依旧去忙自己的事。直到有一天,接到邮局的电话,说我的书到了,忙不迭地跑到邮局取包裹。包裹拿回家就连忙打开,仔细地查看。当我一翻看着这些宝贝,闻着纸间传来的缕缕墨香,那种满足感、幸福感顷刻间将我的心填满。

于静谧的夜晚,泡一杯淡茶,读一本好书。茶香挑动味蕾,文字拨动心弦,将自己浸泡在茶香书韵里,那样惬意,那样幸福。

读书,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。也为了与一个远方的心灵链接。

天地,新春佳节和日常闲暇回家,我依然到周大娘家就寝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第一个春天,单位发慈悲给我家一套新房。我想留下原来小屋,但单位领导却瞪起眼睛:“不交小屋,不发新房钥匙。”无奈只好迁居,离开周大娘家,我心里满满了恋恋不舍之情。搬迁的前几天,我和周大娘儿子一起干了许多活。

我家搬进了新房,房屋比周大娘家还宽敞亮堂一些,但我却时常想起周大娘家。一到周日,我就乘车到周大娘家溜达一趟。二十世纪末期,故居大面积动迁改造。周大娘先去了大女儿家,以后又返回原地大儿子家、三女儿家,唯独没有在夫妻双双下岗的小儿子家住留,我也再没有见到周大娘。

周大娘仙逝了,是寿终正寝,按照传统的说法是老丧善终,而我却要说:“周大娘长命百岁是她老家人的善良、坦诚待人修来的呀!”

昨夜,我又梦见了和蔼慈祥的周大娘。



蚊虫叮咬,这才从恍惚间醒来,不觉得已是繁星满天、萤火虫点点了。

小巷纳凉书做伴,在简陋的小巷中,我可以漫不经心地读《水浒传》、读《西游记》、读《红楼梦》,可以心无旁骛地读《简·爱》、读《红与黑》、读《卓娅和舒拉》,可以随心所欲地读鲁迅的小说、冰心的散文、艾青的诗等等。但更重要的是,读《海伦·凯勒》让我读懂了生命的意义,读《傲慢与偏见》让我读懂了爱情的真谛,读《悲惨世界》让我读懂了人性的善恶,读《呼啸山庄》让我读懂了心灵的救赎……感谢小巷,如果说村庄孕育了我的生命,那么就是小巷赋予了我的思想和灵魂。

如今,成天蜗居在都市的水泥夹缝中,尽管我拥有了宽敞的书房、满架的图书,然而呆在充斥着冷气的房间里我仍眷恋着当年小巷读书的滋味。也许,小巷给予我的已不仅仅是一种阅读的收获,更是一种永远挥之不去的故土情结了。